



散文組
佳作

臺大醫學校區楓城新聞與評論 第19屆(115年度)徵文比賽



得獎人：鄭翔

就讀系別：物治系 一年級

得獎作品：聚散已足矣

得獎感言：I Love Literature 3000

聚散已足矣

物理治療學系一年級 鄭翔

一如往常的冬日夜晚裡，沒有絲毫光線，看不清任何東西，耳朵成了全身上下最為敏感的器官，隱約可以聽出東北季風煞有其事地呼喊著，響颼颼中彷彿透露著無限的漠然。每當起身去上個廁所時，除了風聲，海浪沉悶拍打沙灘的聲音不知不覺也入耳，一聽到「啪啪啪」的聲響，心裡不由得想起阿公。

在我是個鬻子的時候，阿嬪因為身體狀況待在長照機構，阿母來自越南，但是因為外婆患上肺癌，也只得返鄉照顧。整個家中能依靠的單單阿爸一人，五小時的睡眠成為阿爸生活的日常。兒時記憶裡頭，家是在鄰近港口的鄉村，由於祖先一代傳承一代下來的漁船，阿公與阿爸便自然而然成了正港的討海人，而在阿嬪身體出些狀況後，阿爸便開始從事著靠天吃飯的務農。平日清晨，天都還沒望見曙光，阿爸隨意洗漱後就騎車準備去北辰市場裡賣菜，那時的我只在意早餐阿爸會做什麼——是清粥加狗母魚鬆？還是饅頭夾花菜干？或是番薯籤湯配清蒸嘉誌？儘管當時家境貧窮，但從阿母回越南後，早餐從未缺席過。

無論生意興隆與否，中午回家的阿爸照慣例洋溢著暄暖的笑容，並告訴我他回家了，久而久之也是一種習慣、一種依偎。

下午一、兩點是日頭正旺盛的時間，悶熱的環境絕對不是作穡人工作的好時機，阿爸卻喜歡在這時間到田裡忙農事，每次看到他都是彎著腰拿著用了好幾年的耙子鬆土、

用雙手一遍又一遍地播撒種子，阿公常勸他買些農事機器方便鬆土、播種，阿爸卻從不理會。

「阿公，阿爸為啥要這時陣工作啊？閻毋用機器！」

「伊是神經病。」當時的我真覺得阿爸腦子有問題。

身為愛四處亂竄的野孩子的我來說，總喜歡時不時找藉口翹掉幾堂課，翹課之後經常做的事就是偷看阿爸處理農田。阿爸每次發現我沒去上課，臉龐感覺像喝了陳年威士忌般通紅，握著銀合歡做成的棍子甩到我屁股上，那清脆的聲音造就了一條又一條的紅色警告，眼淚斥責著我不去上課的叛逆。儘管如此，懲罰之後阿爸還是帶著我一起去農田工作，事實上我並不覺得那是工作，而是一種解脫，比起學校裡課本文謫謫的字句，跟阿爸待在一塊兒反倒舒暢多了。

平日晚上，祖傳的漁船就是阿公與阿爸的賺錢工具。漁船的前端呈現圓弧形，兩側掛滿了保麗龍製成的浮具，船的上方吊了四大排串在一起的燈泡，整艘漁船閃耀著祖傳的自信。我目送他們討海父子檔從龍門漁港奔向一覽無遺的外海，心裡不禁浮現了滿滿驕傲。隔天醒來，便可以看到家裡冷凍櫃又多了尚青的原味海鮮，同時阿爸跟阿公也多了份笑靨。

有次，阿爸回到家中喘吁吁，額頭上也冒了些許汗珠，但從臉上感覺到他的滿心亢奮——阿爸的死黨阿發叔幫他找了份遠洋漁船的工作。在那時候，遠洋漁船能賺到的薪水簡直是夢寐以求的一份禮物，比平日晚上跑船還要多倍。

「麥去啊。恁後生欲按怎？」阿公的眉毛頓時緊鎖，彷彿兩道眉毛間能擠出一座小型溜滑梯。

「啊汝幫我照顧矣！」

「神經病！」

這件事情豎起了阿公與阿爸間的一道牆，兩個人平日晚上雖會一起捕魚，但是互動不再與以前一樣頻繁，關係也不再與以前一樣緊密，平日三個男人的飯桌上，不再有話家常的溫馨氛圍，取代的是冷淡的眼神。阿爸仍然執意要去跑遠洋漁業，要出遠洋前一天晚上時，飯桌上阿公端了道菜餚，香味撲鼻而來，一聞就知道是阿爸愛吃的鮎鮠爌肉，小小一盤就可以配四、五碗飯，那時鮎鮠對於窮酸的我們是鮮少吃到的食材，買一斤就得花上好幾天的工作薪水，或許對大部分人是平淡無奇的，但阿公烹煮的卻多了份難以言喻的味道。

「要好好照顧阿公，也要好好照顧自己，我很快就會回來了，到時候還可以帶你去買你喜歡的文具。」阿爸眼神裡透露著一絲憂傷。

隔日清晨，我轉身看了旁邊，阿爸的身影不見了，我再抬頭看向書桌上，仍然有早餐，仔細一問才知道是阿公自製的饅頭夾花

菜干，咬了第一口，卡滋卡滋的聲音喚醒了還未發動的腦袋，特殊醃花菜乾的香氣與阿爸做的如出一轍。在這時阿公就變成我的代理父親，打理著我的一切，儘管阿公才小學畢業沒識多少字，可是他每天都會關切我學校有沒有需要幫忙什麼事。

阿公時不時會牽著我去隘門沙灘賞日落，隘門沙灘向西延伸過去有個長堤，那是我與阿公的秘密基地，也是看夕陽餘暉的絕佳位置，一覽無遺的漸層水面上漸漸吞噬如火球般的夕陽，一旁纖柔的雲朵漂浮在夕陽染黃的天空中，如此閒情逸致對我來說是一種療癒，只不過阿公每次都會莫名哭了起來。

「阿公，你安怎樣啊？」

「無代誌啦，恁阿爸毋知影咧創啥？」

原來他一直惦記著阿爸，感性地總歸一句話，阿公就是個刀子嘴豆腐心的人，阿爸對他來說是個心愛的小糊塗，遇到百般不願意的事，阿公仍會支持他，無論何時、無論何地。櫛風沐雨的生活狀況，一年能與阿爸通電話的次數屈指可數，不過一旦響起電話時，哭得唏哩嘩啦是必備的情節。特別的是，每次掛掉電話前，阿爸總會問我阿公的狀況。

阿爸跑遠洋兩年半時，我也成為國中生，但在開學典禮過了半個多月，奇怪地有一天突然家裡響了一串陌生數字。

「您好，是鄭先生的家屬嗎？鄭先生不慎被酒駕大卡車嚴重撞擊，至醫院時原將後送至本島，但趕至醫院前已無意識且失去呼

吸心跳，再來醫院辦理領屍手續跟後續流程，請節哀。」

腦袋頓時被空白佔據，阿爸也因處在海外無法立馬趕回家，只得錯過阿公的葬禮。面對不告而別的難耐，對剩半年就可以回家的阿爸顯得殘痛不堪。自阿爸回家之後，家中變得冷清靜謐，和我也不曾提過阿公。隔年清明節時，阿爸帶著我前往家裡後面的墓仔埔來探望阿公的墓碑，我在阿公墓穴四周平均放了滿滿一大袋墓紙，阿爸則是撒上一把又一把的鹽巴。

「阿爸，為什麼要撒鹽巴啊？是為了避邪嗎？」

「毋是啦！我是擔心恁阿公墓仔旁攏是銀合歡，要撒鹽巴才可以抵擋根部伸進去恁阿公的棺材。」說完後阿爸突然掀起衣服，不停地擦拭著自己的淚珠子，我明白阿爸是多麼想念阿公，但面對突然的死亡，阿爸一直跟沒辦法跟自己和解，而我，也做不了什麼。

時間轉瞬到了上大學的第一年，剛好今年是可以「撿金」的流年。所謂撿金即撿骨頭，通常屍體腐化而不遇水，棺材裡自然而然便會剩餘一根一根孤零零的骸骨，撿金正是把這些骸骨撿淨。舅公是法師，於是便與阿爸一起撬開阿公棺材旁緊掩的鐵釘，洗淨裡頭的骸骨，然後曝曬在烈陽之下，最後再火化封進骨灰罈裡。阿爸兩手捧抱著骨灰罈，走進青螺靈骨塔前，小路上的風依然吹拂得很柔緩，夾帶著海水的鹹味與幾分涼意。將塔位申辦與安置後，我又忍不住緊盯著貼在骨灰罈上的小照片，總覺得我們三個長得相像，就好像三兄弟般。阿爸指尖輕觸

罈上泛黃的照片，罈上反射他那滿懷思念、張嘴開懷的臉影。

「我們三個真的長得好像。」我喃喃低語。

「知道你跟我都不是偷生的魷！」阿爸眼珠子莫名又不爭氣地掉了出來，我明白縱使阿爸選擇憎恨、怨懟自己，選擇不去面對，可到頭來，阿公只是走得太突然，太無可奈何。這些年來，無數次回憶湧上心頭，每一段記憶都是一片泛黃的照片，雖然模糊，卻還能勉強辨認出熟悉的輪廓。記憶可以再現，但三個男人同在一起的家庭已不復存在，僅僅餘留彼此耿直入微的態度，薄弱卻雋永。返回本島的大學讀書的日子時，常想起阿爸跟阿公搭肩一同駛著漁船出海的日子，他們得意的笑聲，甚至他們堅定的步伐，似乎都未曾遠去。漸漸地，學會如何接受這些失落與不捨，如何在無數的夜裡與思念相對。悲傷自入口而進，也同樣有出口，並非所有的牽絆都能夠用語言表達，或許節制感傷與濫情，才能療癒那聚散。

肌膚被東北季風的冷冽包裹著，耳朵依偎著寒氣，感受浪花漫回來，又退回去，黑漆漆的一面，內心滲進想念。

我想，今生一場聚散已足矣。